

朋友是分好多种的

赵荣发

电视连续剧《新上海滩》的热播，早已事隔经年，但我对其中的那位方艳芸，依然记忆犹新。坦率地说，我对这样一个交际花并无太多好感，可是她对许文强的真，对许文强的义，还是让我深为感慨。当满怀憧憬的许文强最初闯入上海滩，深陷于彷徨和痛苦时，正是方艳芸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朋友是分好多种的，你只要知道，你是我最珍贵的朋友就可以了。”

芸芸众生中，每个人都有不少朋友，我当亦是。这些个朋友，年龄、职业各异，步调却很相仿，节日里不忘问候，风雨中相互帮衬，相聚时喝酒唱歌，嬉笑嗔骂，无所顾忌。

这份友谊源自彼此的欣赏和信任。曾经有一位宣传干事找到我，请我为他们写一篇材料，偏是那几天，我案头一地鸡毛，心情颇为烦躁，于是搬出亦真亦假的理由予以搪塞。可是，对方的一番真情相告，却让我顿觉心动。“赵老师，我们这次是想请你写一位社区好媳妇的。三十多年来，她和丈夫勤俭持家，一边培育儿子读书考上大学，一边服侍多病的公婆，不知吃了多少苦。我们

打算宣传她的事迹，又怕写不好那些起起伏伏的故事，所以想请你帮忙操刀的。”这位宣传干事说到这里，欲言又止，我却怦然心动，“嗨，你不能早点说啊，这个故事我来写！”

谢天谢地，这一声吆喝挽回了我的失礼，不久，要写的故事写完了，我俩也成了真心朋友，只可惜，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已是十年灯，有些朋友走着走着便疏远起来。

有位和我相差十来岁的同乡老弟，是和我一先一后，从两座相邻的老镇走上走出来的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俩惺惺相惜，十分热络。可是，在他凭借一技之长，创办起一家文创公司以后，我俩的共同话题就越来越少了。许是商海诡谲，让人学会看风使舵，一次，我和他在一个活动现场劈面相逢，他却居然视若不见，只管和几位有头有脸的要员说笑，直到活动结束后也没和我打个招呼。之后，随着类似的场景再三出现，我和他的关系也就再也回不到过去。

然而，这还不算是最差的结局。十多年前的某一天，有位沾亲带故的朋友匆匆忙忙闯进我办公室：“赵哥，我今天有件

急事要办，手头少了两万现金，你能借我一下吗？”朋友有难，我当伸手，可那时还没有手机银行，我身边也不可能带两万现金啊！“要不，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回家拿了存折，到银行取出钱来给你。”我沉吟了一下说。“好啊，好啊。”朋友听我这样说，连声道谢，“我先写一张借条给你，随后跟你一起去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一年后连本带息一起还给你！”

就这样，我带着他一起去银行取出钱来，当场交到他手里，殊未料到，这一次的交流乃是一个莽然的决定。先是两年后，他仍未还款，我只能请他喝茶，问问情况。他悟出我的用意，一番诉苦后又重新写了份借条。可是，一晃又是好几年，此事仍无动静，等我再想请他喝茶会面打去电话时，对方的手机居然成了空号！

至今，这份借条还躺在我的抽屉里。我也曾想找上门去，这并不难，可是，我们两家人都很熟悉和好，万一他家人也被蒙在鼓里，我即使上门见到他，又如何和他，以及他的家人招呼，以旁敲，以侧击，或者以同情，以安抚？

罢了，罢了，如果要回这笔并不算大的钱，还得破解这么多玄机，还有可能导致一场家庭风波，我还真是做不到，那就不如买个教训吧！

我看沙漠真妩媚，沙漠看我却不是这回事，朋友，果真是分好几种的。

雪落洋姜香

陆金美

入盐、酱油，加水，放花椒八角、糖、切碎的辣椒等熬出香味。接着，将洗净晾干的洋姜倒入缸里，放入姜块和蒜瓣，再倒入熬好的佐料汁，滴入少许高度白酒，密封严实，约莫半个月，腌制的洋姜就能吃了。

小时候，在大雪飞舞的冬天里，老家人习惯吃菜粥，抓一碗腌制洋姜，放在桌子上，碗里的洋姜看起来像生姜，吃起来却没有生姜的辣味，而是有一股甜酸味。我们孩子总是捡好几块洋姜放在菜粥碗里，喝口粥，咬一口洋姜，咔嚓咔嚓吃得胃口大开，两三碗菜粥很快就下肚了，吃得身上暖和和的。

有一年下大雪，家里来了客人，下酒菜

太寒酸，一向热情好客的母亲绞尽脑汁想多做两个菜招待客人，可是家里经济紧张，实在没有钱买食材，母亲又开始打起了洋姜的主意。她从地窖里取出一碗洋姜，用温水一泡，把洋姜洗净，先切片，再切丝。到菜园用手扒开雪，拔些葱蒜洗净。用筷子到瓷缸里挖筷猪油，放进锅里，与菜油一块烧热，再放入洋姜丝，烧中火，炒三五分钟，加盐、味精、酱油，一盘素炒洋姜就成功了。端上桌，客人尝了之后，感觉清脆爽口，异香满嘴，不禁交口称赞，一盘素炒洋姜很快见底。客人临走，向母亲请教如何做，并且讨要斤把洋姜，回家自己也要做着吃。

发小送我洋姜很干净，个头也大小差不多，一看就是他提前挑拣过的。我用自来水洗净，切片，放醋、糖、盐和香油调味，腌渍。在大雪飘落的晚上，一碗粥，一小盘洋姜，喝口粥，吃片洋姜。那味道，飘过我童年岁月，芳香如故。



渔者唱晚

杨兵 摄

李克友书

李克友书

念念头

张勤

浦南话将稚童吃的零食谓之念念头或念念，大概是因为美味的零食总让孩子心心念念惦记着，故而有此称谓吧。

那时物资匮乏，所以称为念念头的食品，有两个特点，一是稀罕，二是量少。有小孩儿的人家，多少会备一点念念头，当孩子哭闹的时候，大人拿出一块饼干，一粒糖来哄小孩，大哭大闹的小孩儿，只要手里得到了念念头，就会止住哭声，破涕为笑。记忆里经典的念念头，早先有麦乳精、鞋底饼、咸水饼干等，后来还有了麦丽素、泡泡糖、无花果等。

那些关于念念头的记忆片段哪怕过去多年也会清晰记得。有年冬天下着大雪，一大早我背着书包往学校里赶，同村的小伙伴小薛追过来，两人踏着厚厚的积雪一起上学去。小薛的父亲在市区工作，总会带回些新奇的玩具和高档的念念头。路上他从口袋里抓了一把三角形的瓜子给我吃。我问他，这是啥。他说，松子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松子这个名字，也第一次知晓原来除了过年才能吃到的香瓜子、西瓜子外，竟然还有如此美味诱人的念念头。有了那一小把松子，边走边嗑开来细品，不知不觉间脚下的积雪路似乎短了很多，一会儿就到学校了，而松仁特有的酥醇清香更是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如今每年过节，我都爱购买些松子，解馋消遣，也为了找回幸福的味蕾记忆。

关于念念头，还让人想起隔壁阿公。阿公每天风雨无阻徒步3公里到小镇茶馆里去喝茶，再到菜场小伙食店里零拷一盅烧酒，要一碗阳春面，这碗面既是管饱的主

食又是下酒的小菜。那时乡间老人并无退休金可领，因此即便是这么一点消费，日积月累也让钱包捉襟见肘。每次阿公到镇上，常听见阿婆在数落：这老头子，生活不做，又上酒馆里去了。然而即使手头这般紧，每次回来，阿公总不忘给他的小孙女买念念头。买得最多的是装在软塑料瓶里两三元钱的橘子水。说是橘子水，大约都是色素调成的，颜色有淡黄色、橘红色，还有深绿色。每次阿公的小孙女喝完橘子水就乐呵呵地炫耀，说爷爷买的念念头真好。我们就让她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，见到舌头是什么颜色，就能知道今天喝的是哪款颜色的橘子水了。现在看来这当然不是健康零食，但那时不讲究这些，美味好吃就行。

当然在乡间，长辈们不花钱也能就地取材做成各种土味念念头，同样让人着迷。比如母亲在炒菜之前，锅里的菜油热起来了，却没有急着倒入菜蔬，而是先给我们煎一块自家熬的方糕，刚出锅的油炸方糕又糯又甜，还能吃得满嘴流油。秋收时节，奶奶成了乡野种子收藏家，田埂边收集到了绿豆、赤豆，给我们炖豆沙，做成香喷喷软糯糯的香瓜豆沙塌饼。河滩边篱笆上采摘到了杜瓜，将籽取出淘洗干净后炒一撮让人流口水的杜瓜子，我们抓起一把，边嗑杜瓜子边和小伙伴玩耍，是最让我开心的时刻。乡间冬日，爷爷烧好夜饭，灶肚里的火灰还旺，往里面丢两个山芋。我们晚饭后就在灶头间里写作业，边写边闻灶肚里烘山芋散发出来的味道，让写作业充满了动力。当能闻到焦香时，作业也快写完了，我们就用火钳取出爆山芋，左手朝右手地趁热吃，又解馋又充饥，又温暖又满足。

记忆里的童年总是美好，很大程度就在于那些念念头，以及透过念念头体现出的质朴的爱和那份知足常乐的好心态。

那盏不灭的油灯

孙志昌

晚上，当我按下开关的那一刻，看着亮如白昼的房间，我总会想起儿时，奶奶亲手为我点的油灯。

奶奶离开我，已经20多年了。奶奶那和蔼的眼神，瘦小的身体，包裹的小脚，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仿佛奶奶始终陪伴我左右，不曾离去。

那个时候，农村里还没通电，晚上就用废旧的墨水瓶，加上煤油，捻一段绳子做灯芯，伸进煤油里，点上照明。当时，因姊妹多，家里挤不下，我是老大，只能和奶奶一起住。每天放学后，我在家吃了晚饭，就拿着书包，去奶奶的屋里做作业。白天，奶奶会很仔细地吧灯芯剪平了，把油加满，把桌子收拾干净。奶奶总是说，学习是大事，不能耽误了我孙子的学习。我学习的时候，爷爷奶奶从不说话，若有事要说，声音也很小，犹如蚊子一般，我根本听不清楚。有时，爷爷招手让奶奶出去，才会说什么事，唯恐影响了我的学习。

我做完作业，把书包一收拾，就钻被窝里去。奶奶就把油灯放到我睡觉的侧面，我躺好后，会拿起一张《农村大众》报纸，不管是新闻还是小说，每篇都不放过，双眼打架，睁不开了，还坚持着，最后什么时间坚持不了，放下报纸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奶奶催我，说你困了，就把灯吹灭，就睡觉，把报纸烧了，就麻烦了。听奶奶这样说，我也害怕。奶奶发现，不管她怎么给我说，最后我还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奶奶说，你看吧，等你睡着，我吹灯。就这

样，后来的日子里，我安心地伴着文字的魅力走进梦乡。

每晚，我沉浸在文字的海洋里，带着对文字的余温进入梦乡，梦中继续着我的翱翔。从未注意过灯的熄灭，应该说不是没注意，而是根本就沒去想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奶奶的照料。邻居来我家玩，谁如果说自家的孩子不爱学习，一副着急的神态。奶奶总会说：“俺孙子，晚上学习都忘了熄灯，他睡着了，我再给他吹灭灯。”奶奶的言语中透着一股自豪。邻居难免会美言几句，露出羡慕的眼神。

结婚后，有了女儿。女儿上学后，有一天晚上，女儿喜欢新到的杂志《创新作文》，对我说：“爸爸，我看会书，你等会给我熄灯，好吗？”我高兴地说：“行，你看吧，困了你就睡。”说完，我也去看书了，看了一会儿，感觉有点困了，想去睡觉。转念一想，我还要给女儿熄灯呢，只能坚持了。

由此，我想起了奶奶，那个时候，每晚给我熄灯，肯定也会有困的时候，但奶奶从未说过，我也没有想过。

每到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拿起书来，就会想起奶奶，眼前就会浮现出奶奶给我熄灯的画面，清晰而温馨，仿佛奶奶就站在我的面前。我知道，油灯的背后，是奶奶的爱，是奶奶的无私付出，更是奶奶对我的期望。

心中不忘的油灯就是奶奶的化身，时刻陪伴我，鼓励我。我心中的这盏油灯，一直亮着，时刻激励我，催我上进，给我温暖，伴我前行。

茶食

资承

有了美酒，人们总希望有美味相佐，美酒配佳肴似乎是美食的一种和谐与完美。遇见好茶，人们似乎并不惦记有几碟精美淡雅的茶食，尽管现代像样的茶室都配有各种佐茶之食，人们似乎只专注于品茶论水，偶尔也会鉴赏一下茶具，几碟茶食总是冷落在旁。待茶过数巡之后，腹中有点空荡，人们眼与手才会不由自主地投向食桌。

喝茶配茶点，不知是什么时候的时尚。在《金瓶梅词话》中看到宋人煮茶有在茶中掺入果仁诸品的习惯，还要放上香料，这是“饮”与“食”结合的茶，真有点茶食的象征，不知是什么味道，想起来总有点好奇。唐人陆鸿渐提出品茶品本味，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也认为“茶有真香，非龙麝可拟”，要品尝茶本色的香味。据传当时的文人雅士与于富贵之家中精湛茶道之人，还有僧道之辈清雅茶人，已经崇尚清饮，以求茶的本色真香。也许茶与食从那时起渐渐地不在一个锅里了，茶管茶，食管食，但茶与食还是舍不得分开，还要在同一个桌子上，食要陪着茶，人们也可喝着茶，吃着食，何其乐也。就像路与桥一样，尽管常说路管路，桥管桥，但还是路连接着桥，桥延伸了路，路桥是彼此相依着的。

清人的《饮食丛抄》里写道：“民间把除了点心以外的糕饼之类称为茶食。这大约源于金代的旧俗，女婿前往岳父家行纳币之礼时，都要预先登门拜见，女婿家的亲戚们与他一同前往，男女分列入座。岳父家招待大家，每人吃一大盘小软脂、小软脂糕，称为茶食。”这使我想起了以前在家乡，村里有人家婚嫁，结婚时新女婿先要上门，还要带着挑着猪腿等礼品的陪客，到了岳父家，便有茶与八样茶食等热情的款待。有女出嫁时，氏族里的人要去帮忙送嫁妆，送到了男方家里，送亲的人在八仙桌上坐定，这时，茶与茶食一起

摔出来的“自省”

叶草

摔得有点猛。从楼梯上滑下来，不知道滑了几级台阶，骨头和木头碰撞发出咚咚的声响。

大脑一片空白，两眼一抹黑。但是本能让我倏忽之间爬起来，扶墙站立，痛从四面八方涌来。

定了定神，没忘记这就要去开会，会议重要，不合适请假，捡起掉在地上的公文包，拿了车钥匙，出发了。

开车的时候，屁股不敢沾满座椅，半悬着，脚踩着踩油门和刹车，稍有颠簸，屁股撕心裂肺地痛。手指也在摔的过程中甩到扶手或者被压到了，明显肿起来。

开会入座，一屁股坐到那张木椅子上，这简直是水火不容的焦灼。可是怎么办

送上来。我曾参加过几次送嫁妆，茶食一般有花生、瓜子、云片糕、糖果等，临走时还有红包。经济条件好的人家，茶食也好，有桂圆、绿豆酥等，放茶食的盆子也讲究，有九子盘，也有成套的漆器盘，喝茶用的是盖碗，这样的人家当然红包也包得厚。

那个时候对茶似乎并不讲究，都是八分钱一包的真红，对茶食倒是特别在意，那时吃的一道东西，平时又舍不得花钱买，只有在办喜事的时候，主人要体面一下，硬着头皮到城里买几样茶点，人们趁着喜事饱饱口福。在茶食中我拣云片糕吃，一片一片薄如纸，淡似云，微甜，散发着果仁香，不仅口感好，还为接下来的喝酒打了扎实基础。

客来敬茶是传统的礼节，家里来客或逢年过节亲戚朋友往来，不但要备上好茶，还要配上像样的茶食，这既是对来客的尊重，也彰显了主人的体面。讲究的人家，逢年过节或家有喜事，总要备上一些上品的茶食。苏州的茶食在江南是出了名的，每次下姑苏总不忘到观前街上去吃头。知堂老人的茶食诗一开头就是“东南谈茶食，自昔称嘉湖。今日最讲究，乃复在姑苏”。姑苏的茶食要数稻香村，野荸荠了，不但美味精致，还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传说。

现代家庭经济富裕，人也休闲，对茶与茶食也讲究起来了，什么“甜配绿，酸配红，瓜子配乌龙”。茶品茶食种类繁多，讲究也大，进了茶馆，有时有点无所适从。但喝来吃去，还是觉得喝茶有糕点相佐，是最佳的伴侣。饮茶醒脑，品糕和胃，提了神，解了馋，还维持着一种体面的礼节，这是茶与茶食之美了。

本地传统的茶食有糕、饼、糖、果等种类之多，《嘉兴府志》记载的糕品茶食就非常丰富，有炙糕、薄荷糕、花糕、峰糕、百果糕、绿豆糕、柏糕、丁香糕等，真是“糕实云间绝品”。今年上海的特色伴手礼评选出的金榜1号是松江十八亩田出品的软糕，细巧精美，还有非遗的文人韵韵味，是云间绝品糕点的传承，不失为一款时尚又清雅的茶食。

时下正值寒冬，寒夜客来茶当酒，围炉夜话，有几碟云间糕点相伴，嘴巴受用，心里踏实，好茶聊不夜也。

呢？用手撑住扶手，尽量不让人的重心指向尾椎，侧着用一侧屁股上的肉垫着坐。虽看起来姿势不咋滴，但硬是撑了一下午。

中场休息的时候，费了很大力气站起来，但碍于面子，也没有和別人提摔跤一事，挪着小步到外场平地走了走。其间还帮着主办方搬了点东西，从室内到车上，从车上到室内。

痛，是自我的承受，说出来是痛，不说也是痛。所以，还是需要自己慢慢消受。

晚上回到家，照例和父母谈笑共进晚餐，轻描淡写说了摔跤一事。吃完饭接孩子兴趣班下课。周末表妹结婚，全家人都去帮忙，我申请在家带娃。

这个周末本就安排了很多案头活要做的，都需要坐在电脑前静静琢磨。家里的转椅还算柔软，我坐着可以两个小时不动。但真正的痛是每次从椅子上站起来、从床上爬起来以及打喷嚏、咳嗽的时候，整个从骨髓痛至肌肉再到皮肤，既像骨肉分离的撕痛，又像肌肉胀开的疼痛，那个痛得面目狰狞不是假的，我家娃还戏言：“老妈，你是奥斯卡得主么？”

“去医院拍个片子吧，排除骨折大家都放心。”于是被家人送到医院拍片。结果是很扎心的，概5椎体骨折，静卧处置。

人到中年，第一次骨折，对于酸文人一定是不会放过所谓的“自省”。

为什么会摔？这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。

原因之一肯定是急。为什么急？卡着点。为什么卡着点？手上还其他事要做。事情做得完吗？做不完。急的背后还有什么原因？一种急切的期盼，急于求成的愿望。临近年底，年度任务没有完成，预期指标还有差距，希望速战速决，速见成效。然而欲速则不达，这下躺平了什么事都不干了。

原因之二是硬。什么硬？骨头太硬，易折。朋友说，这和骨头硬有什么关系，是缺钙。峣峣易缺，木强则折。学了曾国藩的自警联下联“撑起两根穷骨头”，从来不屈服、不低头、不求人，而没有学到大师上联的精髓，“养活一团春意思”意为人处世要柔和，像春天一样生机勃勃、和谐包容，这一摔即折，恰是说明我硬有余而韧劲不足。

原因之三是强撑。命运常常会和我们开个玩笑，很多时候则是警示，我们从出生开始，就坐上了时代的列车，火车从绿皮时代驶入了高铁时代，速度越来越快。而恰巧疫情爆发，让整个国家踩下了刹车键。为什么要停下来，还是那句老话，让身体等一等灵魂吧。这毫无征兆地狠狠一摔，让原本的计划搁浅甚至是流产。然而，暂时的躺平何尝不是一种转机？